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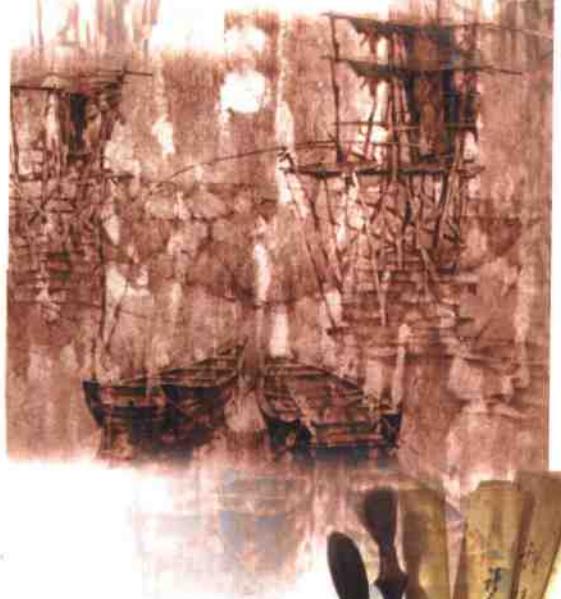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21)



二十世纪 中国著名作家 散文经典

主编 季羡林



吉林摄影出版社

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孙晓东

吉林摄影出版社

目 录

富春江畔	碧野	(7367)
作者小传		(7367)
天山景物记		(7369)
武当山记		(7378)
富春江畔		(7391)
太湖之春		(7400)
长江 母亲的河流		(7406)
山泉水暖		(7410)
白云·绿树·金花		(7419)
山城灯火		(7428)
明丽的曼谷		(7436) 目
母亲		(7441)
芦沟桥情思		(7447) 录
大海风涛		(7451)
长江奔流		(7457)
《二泉映月》的诞生		(7462)
紫光阁的一次聚会		(7470)
情满青山		(7474)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巍巍太行山	刘白羽	(7489)
作者小传		(7489)
绿窗		(7491)
远天冰雪		(7495)
冰凌花		(7497)
雪		(7501)
升江的日子		(7504)
长江三日		(7508)
南天春早		(7519)
白鸽		(7522)
日出		(7525)
我的淘		(7530)
巍巍太行山		(7533)
月		(7543)
烟台山看日出		(7545)
绿夜		(7549)
翡翠城		(7552)
翡翠城		(7567)
红玛瑙		(7574)
平明小札(节选)		(7584)
天涯何处无芳草		(7593)
海的幻想		(7598)
春到零丁洋		(7601)
红叶	苏 青	(7609)
作者小传		(7609)

红叶	(7610)
海上的月亮	(7617)
苏游日记	(7622)
归宿	(7626)
说话	(7636)
写字间里的女性	(7647)
我们在忙些什么	(7654)
烫发	(7660)
自己的房间	(7669)
过年	(7673)
河边	(7679)
外婆的旱烟管	(7688)
小脚金字塔	(7696)
豆酥糖	(7703)
断肉记	(7710)
涛	(7714)

作者小传

【碧野】(1916~) 原名黄潮洋，广东大埔人。出自贫苦工人之家，半工半读读完小学后考入潮州市立第四中学(金山中学)。1934年因领导学潮被当局通辑，逃亡北平，一边在大学旁听、自修，一边开始文学创作。1935年发表处女作《窑工》，继而参加进步文艺团体“泡沫社”(后改名“浪花社”)。抗战爆发后到河北一支抗日游击队作宣传工作，又曾参加抗日部队的学乐队，根据亲身经历见闻写作了报告文学作品《北方的原野》(上海图书杂志公司1938)、《太行山边》(汉口大众出版社1938)、《在北线》(海燕出版社1938)，及时报导了北方抗日游击队的英勇斗争，并揭露了投降派的卑劣丑态，遂引起文坛注意。后往返于鄂豫川各地，从事抗日文化工作及教学，并曾任莽原出版社总编辑等职。这期间写作了一系列中长篇小说与散文作品。1948年到解放区，先后任教于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并参加过解放太原战役。50年代以来，相继在中国铁路总工会、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协、新疆文联等处工作，后担任中国作协湖北分会副主席等职，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如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钢铁动脉》、《阳光灿烂照天山》、《丹凤朝阳》等，散文集《幸福的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4）、《在哈萨克牧场》（北方作家出版社，1957）、《遥远的问候》（北京出版社 1958）、《天山南北好地方》（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边疆风貌》（作家出版社 1961）、《情满青山》（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月亮湖》（百花文艺出版社 1964）、《蓝色的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碧野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碧野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等。其作品能紧跟时代，贴紧现实，多富于激情与生活气息，又兼有雄浑与秀丽之姿，始终不失赤子之心，体现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深挚情怀。

天山景物记

朋友，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长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不断的山峦，像孔雀正在开屏，艳丽迷人。

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绿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云纱的时候，它像少女似的含羞；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又像年轻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

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

雪峰·溪流·森林

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炎暑逼人，这时最理想是骑马上天山。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焉耆都出产良马，不论伊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犁的哈萨克马或是焉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像走平川，又快又稳。

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炎暑就远远地被撇在后边，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矗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下来，像千百条闪耀的银链。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激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到水势缓慢的洄水涡，却有鱼儿在跳跃。当这个时候，饮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的鳞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

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越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峰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桠，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穿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漫流在岩石上的水声，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少飞来，只偶然能听到远处的几声鸟鸣。这时，如果你下马坐在一块岩石上吸烟休息，虽然林处是阳光灿烂，而遮去了天日的密林中却闪耀着你烟头的红火光。从偶然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

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像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春天了。山色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嫩脂似的感觉。这里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赛八寸的玛瑙盘，瓣儿赛巴掌大。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为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

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

迷人的夏季牧场

就在雪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上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齐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

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像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楚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

案一样美。

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丁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坠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她们欢笑着跟着嬉逐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骑马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她们的爱情。

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虽然给人一种低平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海拔两三千公尺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草原，洒下阵雨，牧群在雨云中出没，加浓了云意，很难分辨得出哪是云头哪是牧群。而当阵雨过去，雨洗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像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缀满草尖上的水珠，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

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像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射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峰的红光逐渐消褪，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在烧起铜壶准备晚餐。

你用不着客气，任何一个蒙古包都是你的温暖的家，只要你朝火光的地方走去，不论走进哪一家蒙古包，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像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接待你。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盆马奶，饿了有烤羊排，有酸奶疙瘩，有酥油饼，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

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角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堆红

火烬的时候，夜风就会送来东不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齐集到一家比较大的蒙古包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

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夜静中。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蒙古包，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夜的草原是这么宁静而安详，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这大自然的遐思。

野马·蘑菇圈·旱獭·雪莲

夜牧中，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只有当黎明来到这草原上，人们才会发现自己的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间忽然变多了，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拢去，马匹立刻就分为两群，其中一群会奔腾离你远去，那长长的鬣鬃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就像许多飘曳的缎幅。这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夜间，它们混入牧群，跟牧马一块嬉戏追逐。它们机警善跑，游走无定，几匹最剽悍的公野马领群，它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相见彼此用鼻子对闻，彼此用头亲热地磨擦，然后就合群在一起吃草、嬉逐。黎明，当牧民们走出蒙古包，就是它们分群的一刻。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以看见屹立护群的公野马的长鬣鬃，那鬣鬃一直披垂到膝下，闪着美丽的光泽。

日出后的草原千里通明，这时最便于去发现蘑菇。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又大又鲜甜。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草原上了望，便可以发现一些特别翠绿的圆点子，那就是蘑菇圈。你对着它朝直驰马前去，就很容易在这直径三四丈宽的一圈沁绿的酥油草丛里，发现像夏天夜空里的繁星似的蘑菇。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一只手忙不过来，你自然会用双手去采，身上的口袋装不完，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甚至马靴去装。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是一桩最快乐的事。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要油，不要盐，光是白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又鲜甜又浓香。

天山上奇珍异品很多，我们知道水獭是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你随处都可以看见一个个洞穴，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从九十月大雪封山，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它们的洞穴里冬眠半年。只有到了夏至后，发青的酥油草才把它们养得胖敦敦，圆滚滚。这时它们的毛色麻黄发亮，肚子拖着地面，短短的四条腿行走迟缓，正可以大量捕捉。

另一种奇珍异品是雪莲。如果你从山脚往上爬，超越天山雪线以上，就可以看见青凛凛的雪的寒光中挺立着一朵朵玉琢似的雪莲，这习惯于生长在奇寒环境中的雪莲，根部扎入岩隙间，汲取着雪水，承受着雪光，柔静多姿，洁白晶莹。这生长在人迹罕到的海拔几千公尺雪线以上的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灵花异草，据说是稀世之宝——一种很难求得的妇女良药。

天然湖与果子沟

在天山峰峦的高处，常常出现有巨大的天然湖，就像美女晨妆时开启的明净的镜面。湖面平静，水清见底，高空的白云和四周的雪峰清晰地倒影水中，把湖山天影融为晶莹的一体。在这幽静的湖中，唯一活动的东西就是天鹅。天鹅的洁白增添了湖水的明净，天鹅的叫声增添了湖面的幽静。人家说山色多变，而事实上湖色也是多变，如果你站立高处了望湖面，眼前是一片爽心悦目的碧水茫茫，如果你再留意一看，接近你的视线的是鳞光闪闪，像千万条银鱼在游动，而远处平展如镜，没有一点纤尘或者没有一根游丝的侵扰。湖色越远越深，由近到远，是银白、淡蓝、深青、墨绿，界线非常分明。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湖是古代一个不幸的哈萨克少女滴下的眼泪，湖色的多变正是象征着那个古代少女的万种哀愁。

就在这个湖边，传说中的少女的后代子孙们现在已在放牧着羊群。湖水滋润着湖边的青草，青草喂胖了羊群，羊奶哺育着少女的后代子孙。当然，这象征着哈萨克族不幸的湖，今天已经变为实际的幸福湖。

山高爽朗，湖边清净，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牧民们的蒙古包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们的羊群一年繁殖，他们恋爱、生育，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

活。

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又从像被一刀劈开的峡谷岩石间，泻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洞里去，水从悬崖上像条飞链似的泻下，即使站在十几里外的山头上，也能看见那飞链的白光。如果你走到悬崖跟前，脚下就会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俯视水链冲泻到深谷的涧石上，溅起密密的飞沫，在日中的阳光下，形成蒙蒙的瑰丽的彩色水雾。就在急湍的涧流边，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着一顶顶牧民的蒙古包，像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

如果你顺着弯弯曲曲的涧流走，沿途汇入千百泉流就逐渐形成溪流，然后沿途再汇入涧流和溪流，就形成河流奔腾出天山。

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实压满山腰。每当花红果熟，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这种野果子沟往往不为人们所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条野果子沟，沟里长满野苹果，连绵五百里。春天，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五百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苗长起来。多少年来，这条五百里长沟堆满了几丈厚的野苹果泥。

现在，已经有人发现了这条野苹果沟，开始在沟里开辟猪场，用野苹果来养育成群成群的乌克兰大白猪；而且有人已经开始计划在沟里建立酿酒厂，把野苹果酿造成大量芬芳的美酒，让这大自然的珍品化成人们的血液，增进人们的健康。

朋友，天山的丰美景物何止这些，天山绵延几千里，不论高山、深谷、不论草原、湖泊，不论林林、溪流，处处都有丰饶的物品，处处都有奇丽的美景，你要我说我可真说不完，如果哪一天你有豪情去游天山，临行前别忘了通知我一声，也许我可能给你当一个不很出色的向导。当向导在我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其实我私心里也很想找个机会去重游天山。

(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12月号)

武当山记

我和文物考察队结伴上武当山。

一条小河，腾着细浪，欢欢快地流过这鄂西北山区的一片盆谷。河水清极了，可以看见纹彩斑斓的水石铺满河底。阳光透过波浪，折射水石，显得满河辉煌。光这一点，就给人感到虽然还没有上武当山，但它附近的山川已如此明丽了。

我们走过盆谷，穿进山林。沿途弯曲盘旋的峡谷地带，处处是淙淙的流泉。山林幽深，日影变成碧沉沉的。这时，正是山中麦收的季节。只见小翠鸟沿着黄熟的麦田低低飞掠；依山傍水的打麦场上，人们百十成群，整齐地面对面排列成行，很有节奏地在挥着连枷打场。

“看，武当山的七十二峰！”向导同志忽然指着深远的天边说，“那上面就是贺龙元帅当年率领红三军的游击根据地！”

我的眼光穿过山凹和杯隙，果然望见背衬蓝天的一座座奇峰。天气晴朗，武当山七十二峰突立万山之上，像一支支青铜剑指天。

“武当山古时叫嵒山，是秦岭支脉，方圆八百里。山